

傳世智慧

《孫子》一書蘊含的軍事智慧所受到的讚譽可說是無與倫比的。它穿透了時間之牆，飛越了空域的阻隔，影響了古今中外的無數戰場指揮官、軍事參謀，甚至啓發了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各個層面……

讀

孫子

梁一群◎論述

上

開智慧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超特價

199元

傳世智慧

《孫子》一書蘊含的軍事智慧所受到的讚譽可說是無與倫比的。它穿透了時間之牆，飛越了空域的阻隔，影響了古今中外的無數戰場指揮官、軍事參謀，甚至啓發了政治、經濟、社會等等各個層面……

讀

孫子

梁一群◎論述

上

開智慧



智慧大學
UNIVERSITY OF WISDOM

超特價

199元

讀 孫子 開智慧

本書簡介

讀《孫子》開智慧

《孫子兵法》被奉為「兵學聖典」，孫子被尊為「東方兵聖」。特別是上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在商業競爭和企業管理中運用《孫子兵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一時間，《孫子兵法》被用於經營戰略籌謀決策的各種著述大量問世，更激發起遍及海內外學習和研究《孫子兵法》的熱情，至今仍未見衰退的跡象。

ISBN 957-452-597-X
00199



9 789574 52597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讀《孫子》開智慧／梁一群論述．

-- 初版．-- 臺北市：智慧大學，2003〔民92〕

冊； 公分．--（傳世智慧；19-20）

ISBN 957-452-597-X（上冊：平裝）．--

ISBN 957-452-598-8（下冊：平裝）

1. (周)孫武—學術思想—軍事 2. 孫子兵法—摘句

292.092

92012513



傳世智慧 19

讀《孫子》開智慧(上)

NT\$199

梁一群／論述

2003年9月／初版

出版者：智慧大學出版有限公司

編輯部／台北市〈文山區〉萬安街21巷11號3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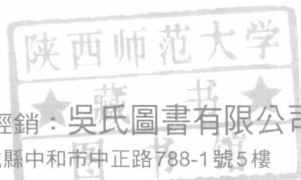
電話／(02) 2230-0545 * 傳真(02)2230-6118 * 郵撥 19533805

總管理處／台北縣深坑鄉北深路三段141巷24號4F（東南學院正對面）

電話／(02) 2664-2511 * 傳真(02) 2662-4655 / 2664-8448

網址／<http://www.linyu.com.tw>

E-mail／linyu@linyu.com.tw



總經銷：吳氏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88-1號5樓

訂書專線 (02) 3234-0036 * 傳真(02) 3234-0037-8

法律顧問：蕭雄淋律師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452-597-X

E892.25
31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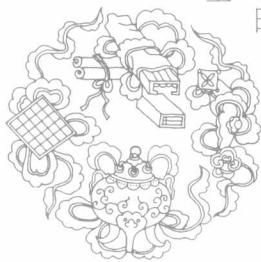
梁一群〔論述〕

讀《孫子》開智慧（上）

導 讀

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在他的《史記》中為孫子、吳起所作的傳略裡寫道：「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這裡所謂的《孫子》十三篇，普遍認為就是自古傳誦至今的《孫子兵法》。歷代中國的用兵作戰，攻往戰來，包括大小戰伐，大凡通曉兵機，熟諳韜略，深知用兵之利害者，幾乎無不知有此《孫子兵法》，其行軍用兵之術，無不合于《孫子兵法》。由此觀之，《孫子兵法》被「稱為《兵經》，比於六藝。」（孫星衍語）確有其道理。不僅此也，稱譽者甚至尊之為：「東方兵學的鼻祖。」（日人尾川敬二《孫子論講自序》）於是，《孫子兵法》被奉為「兵學聖典」，孫子被尊為「東方兵聖」。特別是上世紀下半葉以來，人們在商業競爭和企業管理中運用《孫子兵法》，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一時間，《孫子兵法》被用於經營戰略，籌謀決策的各種著述大量問世，更激發起遍及海內外學習和研究《孫子兵法》的熱情，至今仍未見衰退的跡象。

揆諸古今，似乎可以這樣說：只要世人在他們的社會生



活中還需要運用謀略，只要人們還不能不把這種謀略視為生存和發展的指導和手段，那麼，這部實質上高度概括了人生謀略的《孫子兵法》仍將有其實用價值。人們不妨對此投以更多的關注，繼之以相應的思索。

一

現存史籍中，最初提到孫子及其兵法的記載，來自西漢司馬遷的歷史巨著《史記》中的《孫子、吳起列傳》。

據說，孫子是春秋時齊國人，名武。他曾經隱居在當時長江以南的吳國。後來向雄心勃勃的吳王闔閭獻上自己的兵法，引起闔閭的興趣。不過，在我們今天看來，吳王闔閭當時的興趣似乎來自某種好奇之情。他對孫武的著作還抱持著某種懷疑，因此，想要看看這個能寫出一手漂亮文章的外鄉人是否同樣能夠出色地把那些乍見之不可思議的想法付諸實現。於是吳王給了孫武一個看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讓他把一百八十名宮女迅速訓練成基本合格的軍人。

孫武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他讓宮女們手持兵器，把她們分為二隊，每隊用一名吳王的寵姬為隊長，然後問了一個常識性的問題：「你們知道自己的心、左右手，以及背嗎？」宮女們回答：「知道。」孫武進一步解釋道：「軍中

的號令：前，就朝眉心前的方向；左，就朝左手的方向轉；右，朝右手的方向轉；後，朝後背的方向轉。」宮女們說：「好的。」孫武簡要地講述了有關要領以後，就按軍中要律，把執法用的斧鉞擺出來。

這時候，孫武似乎已經進入嚴格操練真正軍人的將領這一角色。在這些象徵著嚴明之軍紀和嚴酷之執法的斧鉞亮出來後，他又含意深長地把軍中那些規則加以三令五申。

然而，正如吳王所想像的，孫武所有這些具有某種威嚴感的申令和要求，對那些每日只知在宮中服侍君王，大多數情況下都是以滿足君王各種稀奇古怪的享樂要求為生活內容的宮女，都變成了可笑的擺設和絮叨。當孫武擊鼓——這是古代用來激勵士氣，統一軍中號令的媒介——傳令時，宮女們的回應卻是一陣大笑。這笑聲中也許包含著好奇、新鮮和刺激，更表達出不以為然和漫不經心；她們甚至還不是很明白今天究竟要幹些什麼事。

與此相對照，孫武嚴肅而一本正經地向她們表述了自己的意見：「軍中的規則還未明確，號令還沒有熟悉，這是將領的過錯。」在做了這樣的自我批評之後，他又將有關要求向宮女們講述。然後他再次擊鼓傳令。但是，那些似乎對今天



的「遊戲」仍然感到滑稽的宮女再次大笑。

可惜的是，這次等待她們的已不再是「軍中的絮叨」，而是可怕的執法行動。孫武說：「有關要求不明確，因而號令不熟悉，這是將領的過錯。但是，在所有這些都已明確之後，還有不執行號令的，那就是軍吏的過錯了。」他當即下令，斬殺兩位隊長。

看到假戲將要真做，吳王大為驚駭。他趕緊對孫武說：「寡人已經知道將軍善於用兵了。寡人如果沒有這兩個愛姬，連吃飯都無味，希望不要殺她們。」然而，孫武已經完全進入他理想中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將領角色，他不肯放棄他的「軍中規則」，因而回覆道：「我既已奉命為將，在軍中，國君的命令有時候也可以不接受的。」

此刻，對那些宮女來說，從未經歷過的可怕懲罰終於降臨。在一片肅殺氣氛中，兩名擔任隊長的宮姬被斬。緊接著又選出兩位宮女繼任隊長，讓她們帶著這一百八十名宮女肅聽孫武的號令。

這時，吳王宮中的「操演場」已經不復先前那種快樂嬉鬧的氣氛，有的只是惶恐和驚悚。不知不覺間，宮女變成了合乎規矩的軍人，號令齊一，無人敢於出聲，更不用說出什麼差錯。在接下來按孫武的要求所進行的緊張嚴肅的訓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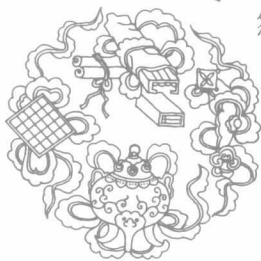
宮女們居然能夠隨著鼓令，做出各種符合規定的動作，沒有人敢於把號令當作兒戲。看來，所有的宮女都已把個體置於一個整體之中。

孫武向已經沮喪不堪的吳王回覆：「隊伍已訓練整齊，請大王檢閱。這支隊伍現在可以隨大王的心意使用，即使讓她們赴湯蹈火，也不會遲疑。」然而，吳王已被兩位寵姬被斬的慘象所震動，無心欣賞孫武的驚人成果。他說：「將軍可以停止操練，回館舍休息去了。寡人不願去看。」孫武無視於吳王的沮喪，用以下的話相激：「看來，大王只是喜歡看我的兵法，卻不能用這些兵法。」

這以後的具體情形究竟如何？司馬遷沒有寫，我們也不甚清楚，只知道吳王闔閭因孫武確實善於用兵，終於任用他為將。後來，吳國在西邊擊敗強大的楚國，攻入楚都郢城；在北邊，吳國的兵鋒威懾到齊、晉兩個大國。因此，在當時的諸侯國中，吳國威名遠揚——所有這些，孫武都是有力的參與者。

司馬遷這段頗具戲劇性的記載，歷來學者大多不予置疑。然而，對於《孫子兵法》的研究者來說，《史記》中的這位孫子是否就是《孫子兵法》的作者？這卻是一個問題。

關於歷史上有無孫武其人，最早的質疑出自南宋學者葉適。葉適在《習學記言》中如是說：「春秋時期，即使那些



出身微賤但做過大事的人，如穎考叔、曹劌、燭之武、專諸等，《左傳》中沒有不記載的，何況孫武這樣的功名彰顯者？而且，與孫武同時的伍子胥、太宰嚭，《左傳》都有頗詳細的記載，為何獨漏孫武？」葉適此疑，不無其理。他因此得出結論，說《孫子兵法》是「春秋末，戰國初，山林處士所為。」葉適的質疑得到不少人的回應。南宋學者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清代學者姚際恒在《古今偽書考》中都有相同的說法。不過，所有這些大都停留在葉適所疑的範圍內，未能做進一步的發明。

回頭來看，司馬遷的記載有太多詩化的成分，反倒缺少質實樸素的記錄。這方面，他與古希臘希羅多德的《歷史》頗有些相似。《史記》所載的孫武事蹟，首尾不見，僅選取其中對比強烈，凸顯孫武治軍嚴峻，甚至置君命於不顧的「純技術化」風格，以致我們今天無從確知孫武其人的「來龍」與「去脈」，終於使後人不免在「歷史上究竟有無孫武其人」的問題上打起筆墨官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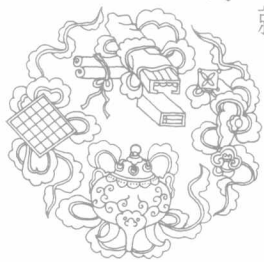
司馬遷之後，使我們對於孫武的家世淵源獲得進一步瞭解並感興趣的資料，來自宋人歐陽修所撰《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有關孫氏的一段文字。根據歐陽修的說法，結合先秦的有關典籍，我們得知孫氏出於田姓，明確的家世記載起於春秋時陳國公子田完（即陳完）。他是因為陳國內亂而逃往齊國。其後人田書

（即陳書）有功，被齊景公封在樂安，賜姓孫氏。我們還得知，孫武字長卿，是因為齊國內亂而逃往吳國的。這樣一來，我們對於孫武的來歷就大致有了一些印象。令人遺憾的是，歐陽修未表明他上述這些資料出於何處。在其它場合，這位北宋一代著名的文學家也沒有提過有關的話題。因此，對於孫武其人的身世，應該說仍然存在著大團迷霧。

近來有研究者認為已經理清了有關的迷團，並且能夠得出可靠的結論（有興趣者，不妨參看田昌五《孫武子評傳》。見田昌五著《孫子兵法全譯》附錄三，齊魯書社一九九八年版）。然而，確切地說，人們只是探討了有關孫武其人的某種證明之可能。僅僅根據《新唐書》一條線索，我們還不足以找到通往謎底的惟一、因而也是正確的途徑。

應當說，在關於孫武其人的資料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不一。例如，東漢趙曄所寫的充滿了豐富之細節性描寫和誇張的《吳越春秋》中，就說到孫武是吳國人。同樣完成於東漢的另一部充滿各種想像的《越絕書》中，則有令人感興趣的記載：「巫門外大塚，為吳王客孫武之塚也。」可惜，更詳細的情形，仍然闕如。

確切地說，在有關於孫武其人的那些撲朔迷離的資料訊息



中，我們實在難以找到更多可靠的線索。因此，也難怪當代學者梁啟超于上世紀的二〇年代提出《孫子兵法》應該是孫臏所作時，他的這一說法得到了不少學者的回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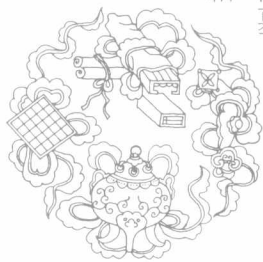
在司馬遷的記載中，孫臏被說成是孫武的後人，生於戰國初期。孫臏與他的同學兼死敵龐涓之間的鬥智故事，在中國幾乎是家喻戶曉。

曾經與孫臏一同學習兵法的龐涓在做了魏國的將軍後，因為擔心才能遠勝於己的老同學有可能掩蓋自己正在不斷擴大的影響，就設法把他騙來，然後強加以罪名，處以剕刑——即切去他兩腿的膝關節骨，使之成為不能行走的廢人，並在他的臉上刺字刻墨——黥刑。龐涓以為這樣一來，孫臏就再也見不得人，更不能像自己那樣成為一名將軍，也就是不可能與自己競爭了。不料後來孫臏透過出訪魏國的齊國使者幫助，奇蹟般地脫離了龐涓的控制，到齊國成為極有權勢的貴族田忌的座上客。此時他雖然因為是「刑餘之人」——在中國古代，被視為蒙受了極大的恥辱——再無拜將之可能，卻終以軍師之身，也就是成為軍中的謀略顧問，使包括龐涓在內的無數敵國將領大感威脅。後來，由他策劃的幾次傑出的戰役——奇怪的是，都是在齊國與魏國之間發生的——把他推上了那個時候無數將星中最璀璨的位置。孫臏透過出色的心理分析和形勢判斷，借助於他的獨到之

祕：「力爭調動對手，始終保持主動。」成功地挫敗了龐涓率領下的魏軍，並且最終使龐涓蒙受了覆軍辱國之恥而不得不自刎。

按照司馬遷的介紹來看，後來流傳較廣的，似乎應該是孫臏的兵法。（在介紹了孫臏的戰績之後，司馬遷寫道：「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佳其兵法。」而在介紹孫武的事蹟之後，卻無此提法。）這使得人們有理由認為，傳世的《孫子兵法》應該是孫臏所作。然而，人們也注意到，在司馬遷之後一百五十年左右，另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班固所撰的《漢書》中，同時有「《吳孫子兵法》」和「《齊孫子》」的提法。（見《漢書·藝文志》）為《漢書》作注的唐人顏師古認為：前者為孫武所撰，後者係孫臏之作。不過，後世不見孫臏兵法，加上司馬遷又用他如椽之筆塑造出一個謀略高超的孫臏形象——在那位以治軍嚴厲見稱的孫武的有關記錄中卻無此表現，使得人們傾向於認為《孫子兵法》是孫臏所作。

幸而，所有這些疑惑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竹簡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銀雀山漢墓的發掘結果表明，確實曾經同時存在著兩種兵法：《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而且，在這些據信是抄寫於漢代統一天下之前的竹簡中，有關《孫子兵法》的二百餘枚（約二千四百餘字）



也表明，它與傳世的《孫子兵法》在文字上基本相同。而《孫臏兵法》確實是在後世失傳了。就這樣，關於孫臏是否《孫子兵法》作者的問題就大致得到了解決。然而，《孫子兵法》是否孫武所撰？這個問題尚未獲得確切的證明。有學者認為，《孫子兵法》是孫子學派思想的記錄，大致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有學者根據竹簡本《孫子兵法》中出現的「燕之興也，蘇秦在齊。」認為明顯是戰國時人所著。這樣看來，關於《孫子兵法》的作者及成書年代等問題，學術界的討論還將繼續進行；至少在可靠的相關資料最終出現之前仍將如此。

二

上面提到的《漢書·藝文志》曾將《孫子兵法》列入兵家中的「權謀」類。這是關於《孫子兵法》一書之主旨的最早說法。關於「權謀」，班固寫道：「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其中「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同於道家經典《老子》中的觀點。「權謀」一語在後來的習慣中，有「陰謀」、「權術」、「詭計」的意思，被認為是不講操守、原則，不遵守任何道義，全然依靠權權變詭道以獲取利益的做派，明顯傾向貶義。人們欣賞《孫子兵法》，當然認為它確實是高超的謀略傑作。但受熏陶于儒家仁義